



瀕園文集卷十八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采諧孟甫



毘陵陳憲冲斗翔甫

洛川劉

紘秉三甫

言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人外語錄

周子無極而太極。求其所自始于無有也。老氏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佛氏空空皆窮所有于無者。義

同。而。意。異。儒。者。意。在。有。二。家。意。在。無。金。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却。是。無。極。而。太。極。

薛諧孟評 有何岐別

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上。句。非。想。下。句。非。非。想。上。句。法。空。下。句。空。空。上。句。安。心。下。句。無。心。可。安。

薛諧孟評 一大藏亦復如是

從。法。門。入。者。博。文。約。禮。從。戒。律。門。入。者。克。伐。怨。欲。不。行。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從。宗。門。入。者。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薛諧孟評 如是如是

煩。惱。稠。濁。眾。生。度。日。之。具。也。故。云。苦。海。人。人。有。一。件。欠。缺。事。胸。中。只。見。不。足。如。來。引。入。歡。喜。地。

薛諧孟評 證此便了更無他

克。己。是。無。我。相。施。相。天。下。歸。仁。便。無。人。相。受。相。克。復。在。五。識。已。上。歸。仁。則。駸。駸。六。識。已。後。一。日。克。己。所。謂。臨。期。得。手。也。正。七。八。識。過。關。處。出。門。見。賓。使。民。承。祭。明。明。是。箇。禮。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明。是。箇。克。己。

顏子仲弓且有自誠明自明誠之分。顏子合下便作得去。但盡凡心。別無聖解。直指人心。是佛也。從宗入也。仲弓則在戒律上作工夫耳。一正其內。以養外。一制其外。以存內。入門既分。成功亦差。邦家無怨。視天下歸仁。分量相越矣。仲弓六識。顏子七識。明白可見。又有淺解者。克己似忍辱布施。復禮似持戒禪定。六度煞有次第。此處顛倒。顛說來。開許多方便。幸嚴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此便是復禮歸仁。克己六識。復禮七識。歸仁八識。

薛諧孟評 分明極

六識皆附物。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全依我起。所以獨信夫子教。顏子下手七識。仲弓下手六識。皆在其人前一步指引。

薛諧孟評 不會親詣。安敢如是判決。

七識有貪癡無嗔。何也。我愛則我不嗔。我今人眼耳鼻舌身病。則知憂懼。鄉里皆往問之。心病多矣。無憂懼者。人亦莫問。不知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但看死人活人。同此眼耳。有見聞不

見聞便知心爲主人矣。人君練兵不擇將人臣憂國不正君亦同此愚。

薛諧孟評 此主人又須無敵于前無顧戀于後入識首眼耳九思四勿首視聽此二根引賊又自作賊。

養心莫善於寡慾。色聲香味。卽慾也。小人養小體。衆生受用。祇在此耳。更有下此者。眼昏耳聾。手口拮据。以身徇之。視彼養小之小人。正復懸絕。

薛諧孟評 警切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佛氏言之。不言修性。揚雄言之。

周子無極。與胡文定同師。霍林寺僧壽涯。故其學主靜。又曰無欲。故靜。朱子服膺周子。而不信服壽涯。後人俎豆周子。而壽涯無與。壽涯其至德也已。民無得而稱焉。

宋儒云。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此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旨不相謀。物交物。一合相。則儒釋同。程子曰。學必日新。不日新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

者。惟聖人無所進退。此便是十不退之旨。金剛經從人空至法空空。空既不著有。又不執無。以破相為宗。了空為義。說一切法。旋立旋破。故云。筏喻。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香精。進味。禪定。觸智。慧法。六度。如乾之六龍。各各登岸也。合來却有終始。有漸次。

孔以無慾為剛。故曰剛近仁。金剛以般若為剛。則剛近智。孟子至大至剛。集義所生。則剛近義。亦各言其所得。

楞嚴二十五聖人。取其從耳入者。一切經首。皆冠以如是。是我聞。論語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聞。朝聞道。皆從耳也。顧諟天之明命。立則見。在輿則見。望道而未之見。則從目。修身以道。修身則道立。則從觸。金剛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嘗得聞如是之經。則以眼聞。故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夫子聽琴。見文王。則耳通于目也。

薛諸孟評 六根圓通。寧有違隔

比丘上乞法于佛。以明己真性。下乞食于人。以為人

種福乞食。乃爲人耶。舍衛城中千二百五十比丘。乞食。是比丘求衆生。是衆生求比丘。乞食。爲人布施。爲己乞食。引人空布施。自求空。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下手了手。都只如是。到此不言應住。但言降伏。惟天下至誠。爲能無妄。

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以滅爲度。可解化育。兩字并物之終始之義。

薛諧孟評 來旣無生去自無滅所以云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

不動念。不是木石。不關情。不是澹薄。且問有念不動。無念可動。何者。是非想。非非想。

華嚴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如來到頭。只是降伏其心。心可畏如此。認心作主。是應住。防心作賊。是降伏。衆生夢夢。何知焉。貪我相。嗔人相。癡衆生相。受壽者相。四相分貼。四業問癡業。云何是衆生相。爲其庸懦。自棄。故人不立志。不力行。空手回者。念此汗下。

問菩薩其始既發心度衆生其後如何著不得能度衆生心如何卽非菩薩無伐無施窺見此中本事矣

薛諧孟評

當初發心時已無四相矣

維摩以火喻無我水喻無人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我無人無我是克己無人是。由己不由人。邵子火生于動水生于靜。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用爲末故靜。

不住味者受諸飲食當如服藥或好或惡不生愛憎

黃蘗師云有識食有智食隨順給養爲智食恣情取味爲識食

臨濟師云佛有六通謂六根不爲六塵所惑卽是無依道人雖是五蘊穢陋之身便是地行菩薩施受并財名曰三輪三輪俱空彼此無妄菩薩實實布施不著布施相布施無相福德亦無相

薛諧孟評

布施者着眼

問施空菩薩自家事受空他人事我空施相能使人空受相故云彼此無妄真是菩薩世界

布施財利。如有財爲妻子用。般。布施教誨。如自訓子弟一般。是則非我。非人。無人。我相明明。有施有受。無施受相。便是聖賢天下爲家。天下爲身之義。而其說較妙。子偶食餅。予兒子與外孫。皆三齡餘外孫倚膝下。索食。須臾。兒子至。并梳持去。此卽有人。我相無人。我相之分。其天然也。

薛諧孟評

以父子喻人。我相之空。依稀似曲矣。

華嚴住無所住。與金剛但應如所教。住同以人治人。改而止。

華嚴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此無相實際也。顏子四勿。足以爲仁。視聽無妄。耳目非有。行其庭不見其人。便是心齋。坐忘矣。無體則有相。有體則無相。色身卽凡夫。卽有相。法身卽如來。卽無相。

論語信而好古。智度論佛法大海。信爲能入。華嚴經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金剛經前此無量善根。後此無量福德。方能淨信。是說佛何過自尊大。乃爾。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六道衆生。本來無相。信一切衆生。盡得成佛。是名

淨信心便成就第一希有功德。又云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不驚無疑心。不怖無懼心。不畏無退心。驚怖畏三字。盡衆生相矣。人皆可以堯舜曰世子疑吾言曰吾何畏彼曰豈欺我哉。正為衆生說法。川云。正人說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歸邪。法無邪正。人自得邪正。則亦待其人行耳。何以法為妙。在不係于法。却不可以無法。此為筏喻。祖師輩衣鉢相傳。臨時說偈。不盡可解。而當機立解者亦

解其人耳。譬如忠恕。解一貫。只向自家解。只向夫子生平解。非謂古今道盡。此也。所謂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也。

六祖云。錢財現世之寶。般若在心之珍。內外雙修。方為全德。須知錢財布施。兼不得般若。般若兼得錢財。五福之內有富。大德必富。可想如來福德。

五祖云。自性若迷。福何苦救。六祖云。功德在自性。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又云。自悟自修。是自性上功德。問自悟自修。如何是功德。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

此功德何可量。

金剛若復有人于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受持爲他人說有漸次否有分別否不向人說不爲我有所以發心爲他人說畢竟不起能爲他人說心此古之學者爲己之義也自悟自修自性上功德任他瀰漫六虛只了得自家事如何居得功德于人譬如富人權取子母緩急通于他人只富得自家受不得人感激聖賢不矜不伐薄責于人都只是爲己之學起念清白不能自昧所謂爲政以

德耳。吝財但損人身以財布施居功德者直竊其入之心。吝法教者但不予人以智慧以法教布施居功德者并其人智慧奪取爲我有乃知能度衆生心真凡夫心也。

薛諧孟評

此假棒棒見血針針按穴可以掃空

魔窟矣

金剛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真佛法不可說。可說者卽非真佛法也。大凡聖人之言皆爲他人言未嘗自言。自言則不可言矣。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予欲無言。

須陀垣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垣。佛無可入。但不入六塵。卽是入佛。此入門下手事。四勿所以爲爲仁之目也。無垣可爲。但不爲不仁。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所謂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此是倒說來復。則不妄。又是順說去。蘇轍曰。入流非有法也。惟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須陀仁入流。果能無往矣。未能來。殆可以爲難。仁則不知乎。斯陀舍一來果。

能來矣。未能無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可見四勿非。但下手事。直到頭事。聖人所以重言無妄也。阿那含不還果。非徒不往。亦無來。至阿羅漢無生果。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此四果深淺之義。

薛諧孟評 詳析如是

涅槃經云。須菩提住空虛地。若有衆生嫌我行。卽終日端坐不起。嫌我坐者。我當終日立不移處。一念不生。諸法無諍。如此以解無諍。卽唾面自乾之意。不必其果然也。須菩提證真空無相之妙。得六萬三昧。無

諍三昧爲最。名爲第一。離欲阿羅漢。此以知君子無所爭之難。

薛諧孟評。離慾則無諍。凡人有諍。皆爲慾牽耳。華嚴辟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金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往六根。心何自生。夫不假六根而生其心。此真心也。只如遺腹子思其父。非有所觸。非有所戀。而念茲不忘。安得不爲良心。若音容笑語。則路人概苦別離。何況吾親。此假合真合。所由分也。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住世

四十九年。未嘗說著一字。汝請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世尊所在說法。却說他未曾說。非但無相。亦卽此再轉法輪也。戰國策云。人生之所行。與其死之心異。

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意趣。涕淚悲泣。古人聞善。則拜聞。過則喜。尚未沉痛。夷子憮然。差有此意。十波羅蜜。布施第一。布施却是爲己之學。非爲人也。空己所有。割己所愛。可與入德矣。大約布施去利。忍辱受害。一是博施濟衆。一是不欲無加。故曰非爾所

及智慧智也。慈悲仁也。方便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退無妄無息不貳不已也。慈如愛才之謂。悲如憐才之謂。

薛諧孟評 聲聲入骨

金剛歌利王一段當如楞嚴十四種無畏功德。參之我于爾時四字極自勘認。不知爾時是信心是用力。舜之井廩文之美里當如是觀。舜文之怨在君父如來之于歌利王亦以君父故推之。天下人都如君父。都如兒女無人我相。都無恩怨。文云仇方孔云報怨。

為凡夫言耳

薛諧孟評 如我自執刃反傷身何嗔恨之有

無我相。只似支解他人。無人相。只似我自支解我。無眾生相。只似他人支解他人。無壽者相。則生死可齊矣。如來能忘支解。凡夫念此亦應受人唾罵為婁師。德呂聖功一輩人學問。

薛諧孟評 透頂透底

涅槃經云。凡夫著色乃至著識。黃蘗云。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趙州云。我見百千億个。

淨業齋

盡是覓作佛漢子于中覓箇無心的難得。察禪師頌曰。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南人不夢馬。北人不夢舟。是住色生心。黃帝夢諸相。高宗夢傳說。是不住色生心。涅槃經云。凡夫爲色係縛。生而眇者。亦復係縛。何也。彼其心且爲目也。

察禪師云。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何人敢授傳。如何心印作顏。如何不敢授傳。奇矣奇矣。

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卽無所見。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日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此喻似尚

未確。大約住法如人面牆。不見其他。不住法如立四虛。無有不接。

金剛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後日分。此明明是日。亦不足之意。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此則一日。克復天下歸仁矣。一是博施濟衆。一是欲立欲達。而論語言之爾雅。

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孽。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孽。卽爲

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此看明亦得忍辱一解學道人一朝之患俱看作前生帶來安得不逆來順受。

見性之人聞人毀謗如飲甘露心自清涼不生煩惱則能成就定慧之力不被六賊盜竊家寶先世造作惡道今生如何得有般若此剝復之義也惡到盡頭復生善根所以畜生立地成佛。

薛諧孟評 是是

大涅槃經自未得度先度他懺法先度衆生然後作

佛

佛先度衆生然後作佛大士等輩先度自家後度衆生羅漢獨了生死不度衆生三昧云羅漢亦有嗔痴大約已到智慧地位未能慈悲也法華云鈍根樂小法卽羅漢也爲小乘緣覺之人半爲己半爲人爲中乘菩薩普度一切衆生爲大乘佛兼度菩薩爲最上一乘。

薛諧孟評 一念起處次第歷歷

楞伽二無我謂人無我法無我也若無有法何得無

我若既無我何更有法。法者無我之後無我者又無法之後。

薛諧孟評 無我無法法爾如如

凡一世界必有一佛設化。故云佛世界楞嚴云琉璃光法王子觀世界衆生皆是妄緣風力所轉。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無差別。此羣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倒衆生同一虛妄。

佛告須菩提爾時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

悉知此當于圓覺經下根靜觀一段參之。凡人五根相對尚不能明徵色發聲然後喻。何況心念。聖賢察言觀色莫良眸子。已第二義矣。此如來神通化不可知。然求實落處亦卽格物物格之義。此所謂物格也。聖賢學問初推己心以得人心久之人心來通我心矣。天下歸仁抑亦先覺俱如是解。所惡于上毋以使下一段是格物。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是物格。一是推己心以度人心。一是卽人心爲我心。大約凡人用心至誠無妄處自然關通如赤子有欲慈母能知。

又如孝子事親指臂俱可感動何況心念佛之爲此所謂物與無妄至誠如神耳

法華有初善中善後善謂初發心善中修善法後卽破善法平等無事

薛諧孟評 凡法皆具此三義

古德云了此平常心是道飢來喫飯困來眠經云人若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石霜云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枯木寒灰去一念萬年去如大死去張拙秀才參西堂山河大地三世諸佛是有是無答

云有張云徑山皆言無堂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皆無卽得大凡未見性人如何便說一切皆無微塵是因世界是果自作自受微塵妄念也世界身也

一合相物交物也聲來耳邊耳往聲處

薛諧孟評 虛空始得搥碎

佛眼云千說萬說不如親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

薛諧孟評 如是如是

漢明帝時佛法東來僧尼將萬人創白馬寺以居之

後代有私造寺院有私自住持之禁

先代度僧必由考試中式者給牒披剃待以賓禮洪武時立例納度上銀伍兩則免役官府待以賓禮又將禪教瑜伽開為二門禪門受戒為度應門納牒為度賜各寺院額田三五千少至三五百法不許賣買僧內牒已終身優免關津無阻俗人毆辱者笞罰或至斬手

或夫為僧妻戴髮妻為僧夫戴髮謂之雙修六祖以下馬祖百丈大滌南岳輩皆自住山然後為

帝王所知不聞有詔住之說

古帝王遣近侍訪山林尊宿迎歸供養故有內道場頃僧尼不許入禁門矣

戒經云君王不拜父母不禮鬼神不敬沙門之尊如此待師禮九拜

香巖悟道則遙禮瀉山瀉山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處更有今日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薛諧孟評 此意最妙所以大悟小悟時時呈露也

五夏以前習學律儀。五夏以後聽教參訪。自優婆塞而後沙彌。沙彌後比丘。比丘後菩薩。以學問為第次首座。乃秉佛之位。堂頭不能日日上堂。首座代說。其學問亞于堂頭。

古帝王創梵刹。選有道者住持。今人主造寺。費百萬。選童子住持。謂之替修。住持位侔佛祖。非三二十年苦行博煉。宗乘者不能。何得以童子為之。

方丈即住持之位。後世住持不能說法。別請法師代主其席。今擇有世緣者立方丈。而法師稱法雲房。謬

甚。

出家二事曰慧曰福。參禪為慧。勤勞供眾為福。六祖八月。磴坊丹霞三年。槽廠瀉山。典座雪峯。飯頭百丈。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外道亦云無暇剪爪。

薛諧孟評 確切

世尊如來為母說法。六祖遺金奉母。五祖出門養母。睦州織履供親。敬脫擔母聽學。孝行鈔云。大孝釋迦尊。歷劫報親恩。釋迦成道。父母及眷屬七萬生天。摩訶波若波提。乃佛之姨母也。求出家。佛不許。轉免

阿難爲請佛云。女人出家。減我正法千年。若女人能持我八敬法者。乃可出家。八敬法者。百歲比丘尼。見二十歲新戒比丘。禮拜供養。二十歲比丘。見百歲尼。不禮拜供養。如是猶減正法五百年。

薛諸孟評

防微杜漸。解粘釋縛。一一具足。此

中條

沙門違法律者。罰跪香。罰齋。甚者出院。出院同死罪。律制被棄。比丘不與同宿。不敢立于人前。古者喪家。師僧往弔。登座說法。以資亡者。其次遶棺念佛。無跪拜禮。

石頭道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

叢林有書記。錄一時聞見善惡事實。及堂頭示衆法。

要如朝廷史臣然。

坐禪如有氣。死人一般。

法華云。有能竊爲一人說一句者。是人卽如來使。應

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

文殊乃釋迦九世太祖。猶坐佛側。行弟子禮。迦葉阿

難。法門昆仲。阿難稱二祖。青原石頭。同師六祖。石頭

復爲青原之嗣。聖賢于師友。何論班輩。子輿論交。不

挾長後世以忘年為佳話。惟老而好學者可與此語。飲食睡眠皆為欲界。畜生餓鬼地獄皆有趣。便得看破生死。

想有境。思無境。想能于境取像。思能令心造作。想以虛為實。思以無為有。此與吾儒字義小異。懷忿為恨。不能含忍。恒熱惱。故不知論語忿思難。思難之後。尚有餘恨否。

殉自名利。不耐他榮。聞見他榮。深懷憂感。此種貪痴俱有。而專屬瞋者。大學冒嫉之旨也。世間不貪不痴。

人儘有器識。此惑不破。

思者徐而細故。慧者急而麤故。吾儒用得思著。釋氏用得慧著。

或一生行惡。臨終善心猛盛。即為強業。牽而生善處。或此世行善。先世惡業熟故。即為熟業。牽生惡處。一業一果。如影隨形。可畏也。聖賢一息尚存。不稍懈。見及此歟。

陳斗翔評 三世幻業定不定果 一一呈露

五。識不能造業。業自六。識起。所謂意業也。世間亦有

眼耳鼻舌身俱作業者則形色天性也。

一地中三種心。入住出也。君子無入不自得。則三心

俱靜。

五入無執。六七有執。予謂中人以上。六七無執。中人

以下。五入有執。何也。有帶質。有本質。生之謂性。形色

之性。

隨緣生識。多緣多識。生少緣少識。起如炷與焰。展轉

生燒。又如束蘆。互相依住。大海隨風。可悲也。夫

去後來作。先主公。衆生未知生死。何知主公。未知六

七。誰何。知入識。養其大體。為大人者。奉入識。為主。公

者也。雖一瓢笠。居然世尊。若乃聲色貨利。如夏癸。商

辛。陳寶楊廣等輩。雖貴為人主。祇是世間賤丈夫。飲

食之人耳。

俗人終身營營。皆為子若孫地。儒者三不朽。亦為身

後計。道家長生。釋氏無生。乃為不死計。到是聲色貨

利飲食之人。受用現在。

華嚴云。但為一文一字一句一義。生難得想。能罄舍

海內所有。可見成佛成祖。只是一好學之人耳。不如

丘之好學自許外一許君子一許子淵何會多許人

薛仔鉉評 三世佛般若性光此際可一刻圖證

肉胎千小兒為千佛此便生知不關苦行精進佛出

家六年得道菩薩出家十一年成佛當出家時已得

手矣

雲中雞犬空中打麥任他成仙上天脫不得本來

釋氏明心見性學者且問此心安在此性安在聖人

言心不得則言意言志言思言慮言性不得則言情

言才言氣言明皆感于物而動者也請問念頭不動

時何者為心為性喜怒哀樂未發不睹不聞時心如

何性如何又如何盡其心知其性學者且勿言明心

見性會曉得心不明性不見否又曉得心不在焉

人但知眼耳鼻舌身意為心賊也不知六根尚是外

賊五臟又是內賊如膽有勇怯腎有貞淫肝脾有怒

喜如此則心不在焉非心之賊歟釋氏防外賊道家

防內賊外深而內淺賊退而後不見心而後見心眾

生之心終日為五臟六根用五臟六根為主心為奴

矣

心思強半從眼耳得。故以智慧爲聰明。詩云不聰敬止。祈父亶不聰。單用耳根。孔氏耳順。與釋氏同。旨朝聞道。非聞之人。自聞也。卽諸經皆冠以如是我聞之義。予每構一題。不甚得解。文成後。與人講論。乃足以發者。口慧也。有時經營不就。下筆涌出者。手慧也。又見友人黎子方。孫子雙。旋遶疾步。始成篇者。足慧也。頭子晉。頭動肩聳。通體搖擺而成者。觸慧也。此語近戲。却非戲。死生大矣。達者輕之。烈士尤甚。彘子云。自我失霸不

如死。故春秋甚于戰國。人命如蟻。凶人質首。卿大夫之賢者。亦朝不保夕。愚矣。愚矣。老氏乃著書。輕一切而重此生。

鄒衍言禹貢九州在東南隅。名赤縣神州。九州之外更有八州。每州四海環之。名曰裨海外。更有瀛海。禹治水。益紀物。極天窮地。三十五國。山海經淮南地形皆未言。鄒子妄言之。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三千五百餘里。上有玉泉華池。張騫窮河源。無所謂崑崙玉泉華池也。按周時九州。東西南北皆五千里。

或言自天至地六萬餘里。或云九萬里。日月星辰去天一萬里。去地八萬里。故曰天之高。星辰之遠。日表高八尺。每尺一萬里。爲股。表影爲勾。股之末至勾末爲弦。此量天法也。莊生鵬飛九萬里。誕甚。釋氏須彌山高出日月。則天上矣。

日表立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八萬里。縱橫皆一十六萬里。天地大矣。何以閩廣日便覺近。便較暖。疑天地未甚大耶。曰。此地氣然耳。于天何與。只如一邑內有寒溫。生物有遲速。土性然也。豈亦日近日遠耶。假

使閩廣以日近故燥。則應在卯辰。午後去日遠矣。何亦燥耶。

或云地極東西近。而上至天遠者。見日出入大。日中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也。有云極東西遠。自地至天近者。日中則溫。出入時則寒也。火近則溫。遠則寒也。寒溫却不關日。有時夜燥于晝矣。陰燥于晴矣。大小亦不關遠近。鏡與火。近小而遠較大。其光氣然也。古鏡照人微小。乃道家聚形之法。故住衰之術。老人爲小兒。

雷有形體可見。雷卵雷肉可食。或云氣也。非人間所見之雷。或云雷之變化者。上天爲雲。雨如蛇魚之變化爲龍也。兩雪皆雲霧上蒸爲之。一本于地。顧何以有不雲而雨雪者。且有雲則無霜露。霜露又何物耶。予親見草莖之露。自下而上。但何以有雲則無露耶。有風則無霜露。應然耳。

或云天南高北下。地北高南下。豈天地相去。北近而南遠耶。何以北寒于南耶。又云天夏高而冬下。故日有長短。似或然也。假使夏不高。人物何堪暍耶。一

日月星辰去天一萬里。風雲雷雨去地纔數十百里耳。皆地自爲之。于天無與。天則萬古晴明也。日月星辰光下于地。自上于天。顧安知日月星辰之上。不亦有風雲耶。不亦有倒上雨雪耶。

漢人云。四十一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食。皆有定期。未知今亦然否。當食不食者吉。不當食而食者

凶。春秋有連食者。梓慎云。二至二分。不爲災。災則爲水。昭子云。旱。

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至月朔自正。近口歲差。得此可定期矣。定期以日月

鼻天子路史云象也丹朱因象封有鼻亦自稱帝予
嘗笑堯時十日並出堯舜禹啓四天子穆周契商皐
唐益秦又四天子并朱與象共十天子應得十耶
易云日中見斗日不明也內傳夜中恒星不見夜明
也星霽如雨與雨俱也安得夜明不見星又有雨耶
如字不應作而字

霽星就視之石也不圓從姪循愷字和夫云星徑百
里則圍三百里霽星五宋地幾何堪容此乎計千餘
里壓損人物多矣何不見于三傳耶語亦可錄頃戊

中山東地裂山崩被損數郡元史書山走壓溺人物
不次杞人憂天果愚矣星霽地震且裂山走不可憂
歟以其未必然又無可如何又人人同然故不憂耳
嗚呼安危樂亡如崇禎末年在朝在野或有前知者
豈非以其未必然無可如何人人同然而莫之憂實
大可憂也哉

吾邑東山有彈峯上有兩石如磨合爲底蓋圍可數
十丈中可繩牽而過則是蓋乃懸空也其他大數十
丈層疊三五塊架閣如經人手者遍山可得

古聖人萬世不易之理。亦有可變者。只應以十二節。定十二月朔。不須閏月。閏月但就月圓缺耳。任其錯行。如今十二月之四時可也。人間全以四時為準。于月之圓缺無涉。乃錯時以就月乎。近來曆差。閏亦可前可後矣。或曰日食必朔。月食必望。非閏則無定期矣。亦何必定期。只作天變修省可耳。災眚豈皆有定期耶。救日救月。亦兒戲虛文爾。○行夏之時。亦可商。春秋用周政。以子月為春。仍當以寅月為春。而以子月為歲始。日以子為始。歲安得不以子月始。予每疑

星家子丑月生人。應作來歲推算。因以推人頗驗。二說聊舉大畧。將詳考說。建諸天地。以俟聖人。丁未春。岳丞夏稭光。倅林誨潛。與予小飲。林云。閩有總戎董某。年十八生子。咬脇而出。二十外再生兩子。皆孕六月而生。上年會遇。出而相見。夏云。渠官蜀時。有娶婦三月而產者。訟于渠。鞠之。其婦未嫁時。依于嫂。嫂變為男也。因離婚。配其嫂。屢生子。至今存。予語二公。嘉靖時。大同女年十七。變為男。隆慶時。陝西民李量。兩變為婦。人生子。宋史亦多有此。乃知書可信。

語錄 三 靜業齋

也

江陵赤岸市秀才戴則之崇禎己卯四月初二日生男至十八日婦見其婢入室云失火以兒付婢出而寂然向婢索兒婢正紡績不知也路人見一媪抱兒走入方家從方索之方適生男床下一衫則戴物也市有聖母廟疑卽此予崇禎己巳秋生女石首南門民有喪女者久之其母夢其女云再生華容嚴三房卽欲來訪復夢云且待端陽至庚午五日女亡錄此以驗輪迴之實

卷十八終

瀨園文集卷十九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著

毘陵薛 宋諧孟甫評

洛川 劉 綰秉三甫 訂

劉生韻雲門甫

江陵姪會孫克照赫菴重鐫

詩話

詩文初無定質輕重厚薄各有攸宜耳題有大小詩文亦有大小如郊祀如朝會應制豈得作輕佻語如

詠物如玩月如酬僧如攜伎便嚴重不得子美集中有似王孟似郊島者即景即事應然也漢武征伐巡狩舉止全類秦皇班史筆力亦便似馬遷矣後人斷斷分家分派將無占夢

薛諧孟評

小兒強作解事啓禎間尤甚賴吾平

子灑之

古人詩或多至數千首少至一二首或兼備諸體或專工一體今人皆不能也不能少而專只得多且備也然亦不須過多不須過備

薛諧孟評

一生精采亦只在一二句耳問杜何

對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

南華離騷哀樂過人李杜亦然太白才名傾動人主快意一時其詩往往多麗詞金玉瓊瑤窮極人間天上矣子美輻輳寂落饑寒流離乃至負薪採橡舖糲不給也詩皆荒村破屋勞苦之詞一苦一樂並行天地為詩中兩大門戶古今為詩者非登臨宴樂達觀遊戲則歎貧傷老所遇輒感耳惟兩人克盡其致

陳斗翔評

亦兩人性情為之李當貶竄夜即亦

復何樂而能酣歌蠻塢杜卽曲江侍從正足自

豪而轉多哀愴

李詩縱酒好色神仙荒唐語語皆亡國敗家事杜詩却有側身修行自天子至庶人罄無不宜之實在詩皆佳。

杜詩記實李詩凌虛亦分二派

詩不在多不在敏不在勤患不佳耳杜老三十年作一千四百首一年不滿五十首陶元亮一年裁作一二首自庚戌九月至丙辰八月六年始作一詩又皆

穫稻詩杜與陶不必盡佳後人誇多鬪捷何爲

于美遲思太白敏捷杜之存者皆三十後詩而李詩較早杜年止五十九而李年六十四宜李詩多于杜矣然杜詩一千四百首李止九百何也或醉鄉分其半也才人遠如東坡近如元美無所不有其生平似無虛日皆望盞而醉想當然爾元美嘗曰家弟敬美咄咄逼人近頗嗜酒差足寬耳

詩佳者不註自解自妙其次注然後解其妙最下不注則不解既注解輒索然矣予髫年誦夜泊秦淮近

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之句初不知秦淮後庭花何謂也顧把翫不已稍長讀史益覺其妙詩貴出現如此

宋延清詩遠過劉庭芝庭芝落花句甚劣而宋欲奪之彭淵材詩不逮子固而謂子固不能詩何歟十九首皆從離別生死兩端立言遂爾動人人生開情無踰此兩端者從此看破浮名珍惜同心無主無名汎衍多篇使古今人移情一過五言古風有記事實者杜陵是也有虛衍無著者十

九首是也予謂任是虛衍亦須有實際警異處開豁人懷忽然而止另出不意陶詩往往得之今人動以淡遠韻致爲古風彌望一色庶幾聲音笑貌云爾

劉秉三評

十九首與杜正有自然與錘鍊之別

漢魏人自爲四言與三百篇無預只如以前後赤壁比瘦子虛羽獵各不相干而國朝論者銖兩求之謬甚

詩簡則潔潔則貴如七言下三字須出上四字意外并上四字內亦有拗折勿將下句作上句注解古詩

亦然。

元次山清刻有異解，亦苦其直易詳盡，無餘可蓄。又往往題佳于詩，使觀者失望于詩。又有詩複于序之，病人皆喜其序，予正嫌其却多一序也。序與詩宜互見，又不宜重見。詳畧異同，亦自有法。近體收煞，宜老古體煞句，宜豁。涪翁云：如雜劇然，要打諢出場，然亦兒戲，不得宜令人快，不宜博人笑。

薛諧孟評 快語

詩人旅寓，但得國語亡人無親一說耳。亡人無狷潔。

亡人無黨，無人道及。

鄭輿人誦子產成人歌，子臯皆頌人美，而不留姓字。家父巷伯刺人，直書名不諱，皆古人事也。後世以詩文影似，陷文人者，讀古人詩，否皇甫卿士一篇，直指姓名，彈劾後世，并無此詩。人予有生賀死，熊黃刑楊賞之句，本此。

偷襲是詩家首禁，尤勿襲摩詰摩詰佳處，強半襲舊。又每得佳句，輒換用數次，叠見集中，何堪後人再設。个予之唾，不堪拾狗矢，不能臭為其至于再也。

楹銘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然大長三字一層深一層已有朱程氣禍長甚于禍大語更細密。杖銘惡乎危于忿寔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三件不合伴使人不意末句非商周人語。麥秀歌欲哭則不可如何不可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謂受諫無今日也。訊予不顧何校滅耳罪大惡極則責以不聽人言。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言眾惡也。或言眾好。

婦死腹悲惟身知之五倫盡是貌悲盡要人知。採薇歌命之衰矣看得自家大于商周似天爲夷齊生武王。

嗛嗛之德不可以矜而祇取憂小有善亦如小有才然學道人于此栗然。

火滅修容火不滅尚不必修君子不可及在人所不見人見君子時正無甚異耳。

中心翱翔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二心字下得。山有木兮木有枝以喻友生是人本質帶來生而有。

之木。有佳惡。枝亦因之。大小亦然。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友亦因之。

黃鵠歌。死者不可忘。妙在不說情。却說理。具有黽勉同心。是究竟是圖之旨。語極嚴正。

優孟歌。身死而家滅。貪吏無非爲子孫成家耳。不知厚積適以困之也。多藏厚亡。聖人每以警人。且天之報施。有于其身。于其子孫者。報其人。用意所在耳。使其人有知悔。此意之失。又使後人鑒之。不復用此意耳。大約好名與要權。固寵者禍其身。專利者禍其子

孫。

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後此而生。因此而起者。其理常若先此矣。王國爲賢才設矣。大亂爲功臣發矣。大變爲義士起矣。爲貓生鼠。耶爲鼠生。猫耶。

房中歌。孝道隨世四字。甚有旨。勳名氣節。非其時皆足以失身。皆不孝矣。嗚呼。孝哉。案撫我國。自古刻祀之詩。多及于武功。三頌皆然。

滅夫人歌。母爲虜。子豈得復爲王相。離三千里。當誰

使告汝為子慮也。不恤自死而恤其子父母之也。

帝孟諷諫詩全是直諫。

曼倩誠子詩。渾是自贊。亦未廣耳。哲人老益靡盈。常

以己所優者戒人。而勉人以己所不然。方是暮年進

境。為人子者。亦不須臨摹厥父。漢武自比秦皇。不欲

太子似己。非曼倩所及。

長卿且死。何取于封禪。當時詞人得與天子倡和。樂

見所長。至死未艾也。漢唐文人所見多謬。往往踰閑。

彼何知封禪遺譏。千載乎古今種種正論。自宋儒始。

文舉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直寫本色。呂望尚不

希夷齊。何足慕。不求功。亦不立名。富貴浮雲。貧賤亦

浮雲矣。軒輊夷呂。似覺功名大于節義。漢人學問未

甚明道也。前篇覺豐功美節。盡如泡影。一絲不掛。後

篇忽向兒女輩作人情語。其真率如此。

老杜北征篇。亦有冗碎可裁處。若乃陌上桑。孤兒行。

廬江小吏妻等詩。並不成詩。全似句子。輩擊鼓而歌。

者。古人初不求工。故不工。後人求工。故工。何獨尊古

為。

文姬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開胸寫臆
 無耻之耻無耻矣死生亦大矣端木氏所云不能死
 亦復何諱文如楊雄武如李陵皆欠一死何獨文姬
 文姬悲憤詩載本傳昭明不收子瞻以詞氣太露直
 疑其偽琰詩豈遂露直過子瞻耶于鱗收之可謂能
 自立者胡笳十八拍則偽無可疑

古樂府立冥云兆民反本抱素懷樸奇而有旨曰為
 改歲入此室處便有不相往來意因思冬心之善
 陌上桑僅有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五字可賞十

五女郎得四十夫婿語亦不檢孤兒行頭多蟣虱面
 目多塵不似成人語既云兄嫂令我行賈則成人矣
 通篇瑣瑣無足存只須末句寄書地下父母兄嫂難
 與久居含蓄不盡

甄后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以賢豪奪素愛亦美
 事也古人厚望故人與薄責故人皆厚道也

詩小道也而遇物抒懷或慈或俠或憤或適萬物皆
 備具有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實

繞樹三匝憂從中來等語曹氏父子兄弟叠見靈運

芳草亦未歇。玄暉故山芝未歇。亦是謝氏一家。

惟此褊心顯明滅。否是嵇不如阮處。是嵇勝阮處。

張茂先之博也。下筆生澁。疑于杜撰。他人博則失之

熟。

元亮稱夫子為先師。非漢魏人所及。尚想孔伋。庶其

企而。則仍是孔禰狂態也。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問如

何不敢。

儋石不儲。饑寒交至。似以粟易布也。偶以穀買布。誦

此一笑。又年來病下血。禁火酒。思元亮不種秫。將無

同歟。

嚴氏趙宋之季。辟世彭蠡山中。遂成一族。至今在水

中央。仍是人境。無異也。因思桃花源亦皆人境。且為

辰武通衢。亦如蓬萊三島。漁舟日至。而或以為迷不

得路。或以為欲至不可得。人間地上。誕異如此。何況

天上。及他神仙幽渺者乎。後人不逮古人。放言其一

也。陶令真致人。忽類齊諧。一寫人外之懷。

陶公乞食。情欣新知。歡比家貧。尋故人更得算。末句

寘報以相貽。真有句氣。太敗興矣。深恨蒙袂。非句亦

劣甚

聞多素心人多字未安。然好友有時在一處末句奇文共欣賞則素心人即文人。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視閔仲叔輩人不可得衣食更妙爲其活且真也。

六籍無一親若復不快飲等語謂人須讀書不讀書便須飲酒不讀書不飲酒枉過此生矣將酒與書作

一般看一般有趣一般有益似我等又讀書又飲酒定知此老首肯。

陶公終日爲兒子慮慮及僮僕衣食詩書何其真也。將兒子貧苦愚拙種種煩惱都作下酒物何其達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

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春花映何限感即獨採我施者受者皆有獨得。

晉宋後子夜讀曲諸歌南朝人用心微渺因思宋元填詞皆一時風氣使然古人分疏女戎兩字紫陽注

衛所由滅在室家之壺噫。唐人用風末天末蘋末木末謝靈運日末鮑照川末。

古人喜用末字詩中用受字初字容易得佳句雄字狂字定無佳句。

昨發浦陽浦今宿浙江湄惠連結句如此似他人起語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將一人名字分對亦罕見。

鮑照來時聞君婦閨中嬌居獨宿有貞名宦遊人婦稱嬌居耶焦仲卿妻稱夫為故人邵陵王梅狂夫不妬妾夫云不妬不妬云狂夫亦妙崔融寄謝閨中人努力加飡食閨中人努力加飡亦異。

葉落依枝葉落去枝矣實有依枝時。

王融秉燭觀泉謝瞻滅燈看月與盧綸彈琴當五更杜老花下復清晨春來常早起都是一派閑忙人簡文帝持此傾城貌翻為不肖軀中即文若輩盡此十字。

鮑泉蓮寒池不香應是池寒蓮不香倒與翻詩之病亦有不病處。

王臺卿何須照床裏終是一人眠似月朧人又似月助歡兩解俱妙江總空床明月不相宜可注此句。

江總山水中人何應爾耳豔情詩近填詞大約陳隋間七言多卑調間有似宋元處

陳子良送別詩落葉聚還散征禽去不歸以我窮途泣沾君出塞衣字字不吉臨文不忌如此後來行不去

章懷太子一摘使瓜好如何好

薛諧孟評 詰得好

王績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題拙甚朱仲晦答王無功思故園見鄉人問便似佳

子昂秋園卧病詩懷挾萬古情憂處百年疾登幽州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其懷抱有如此者世間書懷感遇嘆貧悲老而止者寒螿之夜號耳

杜審言行止皆無地中四句風雲月露四見亦未加點明月高秋迴愁人獨夜看夜字亦須換過沈佺期愁至不知心往甚淚來空泣臉則醜甚惜不成聯

閨朝隱鸚鵡猫兒篇序全不成文唐果無文也唐詩

序概無佳者。惟右丞一人。工部亦不如。

燕公一雁雪上飛。是佳景。非佳句。冬日見牧牛人。擔
青草歸。題佳。詩不佳。須擬和。

立宗祭孔子。用棲棲何為語。以刺為贊也。嘆嗟傷怨
四字。疊用亦病。

立宗送賀知章歸四明序。豈惟崇德尚齒。亦勵俗勸
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人主勸人高尚。主人歌驪駒
矣。世間戀戀者。動稱主眷。其實人主曷嘗不喜人致
仕。觀拔河俗戲序云。俗傳此戲。必致年豐。故命此軍。

以求歲稔。本要作戲假借大名目也。首夏花萼樓序
云。軍國餘閒。佳辰易失。所謂及是時。樂樂正如是耳。
末云。我有嘉賓。君臣相說。又是大名目。

盧鴻草堂諸序。唐人腐過宋儒矣。摩詰一生幾許傷
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李頎為政。心閒物自閒。徑似
宋人詩。

儲御史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自說年來稔。前村
酒可賒。削去中二聯。作絕句甚佳。自說由于官清。田
家多不自說年豐。

右丞謁璿上人序云。上人外人內天。不定不亂。二語可爲我輩在家和尚法門。上人用謁字。亦不俗。宋之問浣紗篇。贈陸上人。亦不拘。劉緩敬酬名士。悅傾城。敬字亦不應。然此皆詩人不及後儒處。亦比後人通方處。

丘爲柴門獨掩扉。門扉二字未加點。後人遂云不妨。請問如何不妨。右丞示蕭甥。老夫何足似。刻公不易。勝首尾錯見。亦礙一篇之內。不應重複。亦不應。示。古人事詞。在經史中。如嘉樹怪石。在山海中。移入詩。

文。便如在亭園中。益景矣。右丞園亭小。工部園亭大。採取花石者。須于山海。勿于園亭。又須于大園亭。勿于小園亭。

王昌齡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母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潛頎外以諸公兩字略之。製題不可不知此法。賈至與李白巴陵同題同詩。至題載裴九無李擘。白題有擘無裴。各任所好。不須周旋也。擘于白爲族叔。故不應略。亦不可不知。李白沔州卽官湖序。記張謂姓名。餘杜公王公皆不名。名不足書也。詩中但舉張公。

逸興只以四座醉清光一語安置杜王二公最得應酬之法。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古人鄭重陪客久矣。昌齡著書在南窓門館常肅肅將肅肅換却寂寥等字。另有領會荷葉羅裙一色裁。古佳人著藍綠裙乎一笑。

高逵夫看君解作一生事。人人領會此語。人人皆有可觀。美才應自料。五字足相發明。常理為傳兒女意。不用遠封侯。已先得悔教夫婿覓封侯矣。此一意。唐人翻弄不盡。可得十餘佳句。予嘗

謂婦人而勢利者。其不肖與男子等。却又多一愚。何也。男子富貴則遠別離。且多伎妾矣。婦人奚取焉。古高士偕隱人何等得算。

唐人香奩外如王誼張潮等悉心閨閣亦自名家。惟李康成劉方平徑似詩餘不可不防。孟雲卿丈夫苟未達所向須存誠。此至言也。人窮則詐。發人深省。須知詐乃益窮耳。聖賢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正有積誠意。

李白留別廣陵諸公詩。自家寫照。作列傳初擊劍乃

作賦因思報國不得志而守真采藥以飲酒垂釣終此君自少至老事事無成而無人不得想其胸中寥濶不在人間如孤雲野鶴

李詩字字真却字字幻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與我身後名不如一杯酒與會所值偶然逼真無適莫也抑所謂考其行而不掩者歟忽神仙忽兒女忽狂笑忽涕淚不可端倪

沔州卽官湖亭自識遷于夜卽予嘗云白之于永王非王鄭之于祿山可比故不諱也其云樂天下之再

平也幸肅宗之正其罪也假使天下不平則白不遷不苦于遷而樂天下之平夜卽負罪視凝碧池頭孰安也其曰卽官湖猶鄭圃僕射陂何其虛末云將與大別山相磨滅又何其狂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只此四句便妙此後瑣瑣索然矣

一斗合自然如何是自然但看賓之初筵矜飾不自然處便得其解勿爲醒者傳與諺語醒眼看醉人二家交戰孰勝

曹瞞在亂賊中罪浮于羿浞新莽唐人概作古人思之為其能文也亦猶楊雄潘岳也

劉雲門評

如蕭衍又兼得般若一斑為修懺者

所引重

聞難知慟哭行啼入府中正不作嵇康琴夏侯色等語真率可取

杜詩避人焚諫草與不復同苦辛俱進幾層苦辛一層同苦辛又一層不復同苦辛又一層諫草一層焚諫草又一層避人焚諫草又一層妙在却自然不費

力。

新昏垂老無家三別題自妙而詩詳盡無餘苦無獨得處

贈蜀僧閻丘師兄詳家聲及通家世誼無僧家語古云僧不書姓此却以名家姓氏為重

齊魯青未了青未了三字之妙妙在齊魯兩字綿亘兩大國比千里百里等字更奇特典重矣

予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蘇侍御詩可烏鬚耶老夫傾倒于蘇至矣人知老杜真確不知其詼且誕有如

此者。

北征自是大制作，其取義多本于東山，然亦不須許多，有數十句，可融爲一二句者，有徑可刪去者，瘦妻面復光六句，是也。瑣細無謂處，人競賞何故。

庶往同饑渴，與不復同苦辛，孰妙。

麻鞵見天子，單說鞵極善點綴。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題甚可鄙，堪爲客子低顏應酬之鑒。

秋行官張望數詩，農圃奴婢零雜事，皆莊皆詳，不作。

游戲語，其筆性然也。東坡作制誥，仍軒軒自適，各不相及。

能事不受相促迫，句亦拙。

志決身殲軍務勞，無處告訴只顛狂，皆醜句，人皆賞此，故摘之。

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近于俚，不可不防。

倉廩慰飄蓬，僑寓倉廩亦異事，亦快事。

文房何幸暮年方有後，舉家相對却沾巾，子美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足相發明，予生平無快意事，僅

年四十三初生男淚出不可收因思詩人之確予淚
下老妻及兩女皆淚下益信舉家相對之確
春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自寫閨中人可乎
尊酒家貧只舊醅酒醅登見未妥貧家有新釀安得
舊醅

後人秋興必入首老人會飲必九人可笑

劉文房五七言近體清真圓雅可為後人式絕句尤
妙古體排律皆不逮張謂七言律與文房同調
文房有別李氏女子詩嫁女何須詩送別

秦系老年惟自適生事任羣兒兩語徑是老人丹魏

孝文云人生須自放安可終朝讀書亦是丹

唐人相贈詩皆稱名元白倡和皆稱字

歐陽詹翫月詩序俱陋序云翫月古也詣陳之居修

厥翫事尤堪噴飯下士臨摹古人無得于心一至此

論古人詩則論古人不須非笑今人匪但薄也亦淺

小矣胸中寥濶眼底自無罅礙不但詩文作人亦然

古人可非笑處亦不下今人詩厚物也作詩者往往

失之博不可不防

王維鄭廣張通陷于祿山並囚皆工畫崔圓使繪壁
得免死辱詩甚矣

鄭畋女愛吟羅隱詩一日窺隱貌寢遂輟吟乃知標
格過于詩亦有旨也詩亦自有詩貌

唐人蔣奇童薛奇童皆不傳其字里乃知小慧不必
大成也予嘗謂詩不在多不在敏作詩亦不在蚤匪
但讀書應多才人年少未必遂得性情之正

瀨園文集卷十九終

瀨園文集卷十九終

三

藏板

